

中國民間美術叢書

《絕活兒》

安順地戲臉子

主編：左漢中



湖南美術出版社

.1127
990:6

《中國民間美術叢書·絕活兒》

《中國民間美術叢書·絕活兒》

主編·左漢中

《安順地戲臉子》

沈福馨·華年 編著

責任編輯、總體設計：周 健

責任校對：李奇志

出版發行：湖南美術出版社（長沙市人民中路103號）

經 銷：湖南省新華書店

製版、印刷：深圳華新彩印製版有限公司

開本：787×1092毫米 1/16 印張：2.5 印數：3000冊

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56-1207-5/J·1127 定價：16.00元

安順地戲臉子

地戲是一種以驅邪酬神為目的的原始儺劇，緣起于原始儺舞和儺儀，目前主要流傳在貴州省西南部安順一帶。明朝初葉，朱元璋的軍隊出征雲南，曾在安順建城屯兵，屯田的士兵和南遷的移民帶來了古老的儺戲，并逐代流傳，迄今已有六百年歷史。

安順地戲有完整的表演程式和劇目。這種戲祇在新春佳節和七月中旬穀子揚花時纔表演，演員均為農民，表演的劇目為《封神演義》、《三國演義》、《隋唐演義》、《楊家將》等歷史故事，許多少見的劇目均具有彌足珍貴的戲劇和文學價值。

面具是安順地戲的主要標志，在安順地區稱面具為“臉子”。一堂臉子一般有數十面，甚至上百面。臉子以丁香木或白楊木雕刻，然後賦彩、上光，屬彩繪木雕藝術。在雕刻技法上，淺浮雕與鏤空雕相結合，刻工精細而不繁瑣。在色彩上，以紅、藍、白、綠、黃等色為主，輔以貼金、刷銀，有的還鑲嵌着圓形玻璃小鏡，顯得金碧輝煌、絢麗多彩，充分體現了廣大勞動者的審美趣味和欣賞習慣。在臉子的種類上，除了文將、武將、老將、少將、女將等“五色相”外，還有道人、丑角、動物、差官、小童、小軍等等，可謂種類繁多，各臻其妙。總之，地戲臉子造型繁復而多變，形象生動而詭秘，神態奇特而誇張，給人一種強烈的視覺衝擊，充溢着神奇而遼古的藝術魅力。

《中國民間美術叢書·絕活兒》

叢書策劃：左漢中 周 健

叢書主編：左漢中

總體設計、責任編輯：周 健

本冊編者：沈福馨 華 年

資料采編：顧樸光 馬正榮 蕭子萬

顏新元 沈福馨

安順地戲臉子

J.1127
Z990:6



安順——這裏有古老的文化



安順市中心的文廟顯示出這一地區的古老文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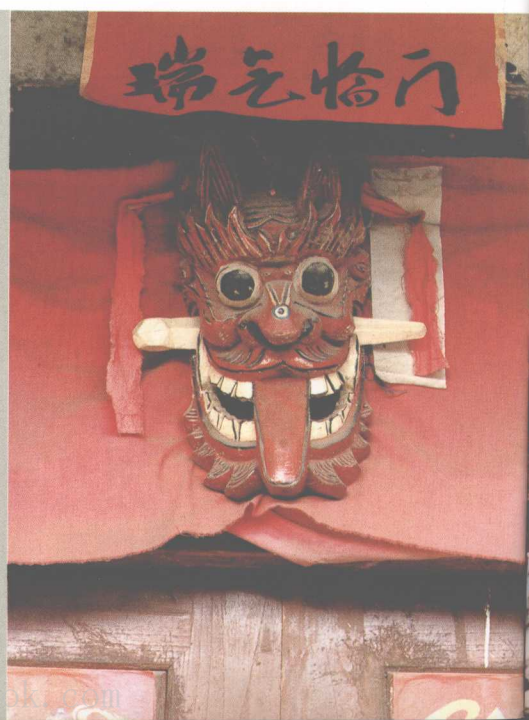
安順素有“黔之腹、滇之喉”之稱，或者叫作“滇黔之通道，楚粵之屏藩”（《貴州通志》乾隆本卷三），是古來兵家必爭的軍事要地。明師南征時，朱元璋曾命安陸侯吳復在這裏擇地建城。吳復花了兩個多月時間，在阿達十寨建起了最早的安順城。

安順現存明代洪武年間始建的文廟，精緻的透雕龍柱至今仍保存得相當完整，文廟規模之氣派，可想象當年安順城形制已不算小。安順新城第一任長官顧成主持修建了西秀山下的圓通寺，寺中三尊身高五米的大佛，曾經一度聲名遠播，成為西南名剎，惜今已毀。

除了修建城池廟宇外，明師還在安順、平壩一帶設置許多屯、堡、衛、所，駐紮人馬，以便“留屯大軍，掃蕩諸蠻”（朱元璋語，見《明通鑑》卷七），安順號稱七十二屯堡。如今安順平壩一帶叫屯、堡、旗、關、哨的地名很多，如馬軍屯、劉官屯、周官屯、頭堡、雙堡、魏旗、陶關、新哨等，正是當年屯軍留下的遺迹。



精美的文廟透雕龍柱是勞動者聰明智慧的結晶。



安順農家門戶上掛着關公的吞口。



安順著名的“屯堡村”——九溪村的石板房。

屯堡村與屯堡人

“屯堡村”的勞動婦女勤勞、熱情、好客。



明初的安順，居住的主要是布依族、苗族、仡佬族居民，歷代留居貴州的漢人，僅十之一二。南征的軍隊屯居貴州以後，隨着便是大量人口的南遷，他們與當地人結合，形成了新的“屯堡人”。

清乾隆時人陳浩所繪《百苗圖》中有《土人圖》，畫有一個頭包藍帕，身穿黃衣、紫袍，脚着黑鞋的土人，一手持三尖兩刃刀，一手拿着臉子，是演出地戲時的裝扮，這就是“屯堡人”。

來到安順舊州的九溪村，這是一片由石板房組成的村寨，你會看到一些穿大袖長袍服裝的“屯堡人”。女的尤其特別，她們將頭髮綰在腦後成一個圓形髮髻，別一根玉簪，大開襟長袍上係一根絲綢腰帶。古樸的服裝，頗能看到《百苗圖》中土人的影子。

如今，安順地戲大都保留在屯、堡、旗、關、哨等一類“屯堡人”聚居的村寨，而且中心地帶就在劉官、周官、鮑鮑大寨這一帶。

屯堡村與屯堡人



“屯堡村”的中年婦女身著大開襟長袍。



“屯堡村”的老人閱盡了人世的滄桑。



地戲面具是戴在額頭上的，其中必有講究。

清乾隆時的《百苗圖》中的《土人圖》，畫的就是手拿面具的“屯堡人”。



屯堡人與安順地戲



安順農民自編自演的地戲場面(吳世觀攝)





地戲總是在村壩地表演，觀眾圍得裏三層、外三層。



地戲中必不可少的“開財門”儀式。



地戲儀式之一——辭拜土地廟。

屯堡人與安順地戲



每逢春節期間或夏曆七月中旬，來到安順屯堡人居住的一帶，隨處可以聽到鏗鏘的鑼鼓聲響，同時可以看到一群人圍成一個圈子，津津有味地觀賞由農民自編自演的地戲。

表演者頭上戴着臉子，臉子上還插着漂亮的野鷄毛（雉尾）。這些臉子一般都戴在額頭上，據說一是爲了不擋住嘴巴，好放聲說唱；二是便于觀眾從四周較高的地方往下觀看。表演者身着簡單的戲裝——“戰裙”，腰間却佩帶着頗爲講究的荷包和扇袋，背上插一排戰旗，演出時左右擺動，威風凜凜。表演者手裏往往持短小兵器和扇子。在一鑼一鼓的伴奏下，用高亢的聲調唱起世代相傳的歷史劇。地戲劇目反映的時代，從商周直到明朝，時間長達三千多年，但以唐宋時期的長篇戰爭故事爲主。一出戲通常分爲十幾本，每本又分爲若干回目。劇本除少數道白、對話外，大量是以七言爲主的唱詞，屬於詞話體說唱本。

地戲演出的全過程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。首先，要將存放臉子的木箱從神廟裏或存放的人家抬出來，舉行莊嚴的開箱儀式，請出臉子，然後還要先舉行祭廟、祭橋、祭水井等儀式纔開始演出。接着是“開財門”。演員們裝扮成地戲中的各種人物，到村裏各家各戶門前說些“吉利話”，主人家則端出葵花籽、香烟、糖果等物品來招待，一派節日般歡樂氣氛。財門大開後，開始演出正戲，當地又稱爲“跳神”。正戲最先的一出是“設朝”，據說也屬“請神”的儀式。“設朝”時滿朝文武大臣參見皇帝，幾乎全部角色亮相，觀眾借此認識誰是皇帝，誰是元帥，誰是先鋒……然後纔是正式演出的開始。這戲往往不是一兩天可以收場的，一演就十幾二十天，甚至一個來月。農民們根據唱本演出，一天一折，可長可短，但每天都必須告一段落，留下懸念，吸引四鄉村民第二天又趕來觀看，在歡快的氣氛中度過新春佳節。結尾的儀式是“掃收場”，往往由“麻和尚”、“土地公公”等談諧臉子造型的作主持人，給嚴肅的儀式帶來輕鬆的氣氛。將演出場地“打掃干淨”，將臉子裝進箱之後，“跳神”的活動纔算全部結束。

地戲演出的目的之一是爲了娛樂自己，二是爲了教育別人，同時也爲了祈禱豐收、祛災逐難。

因此，這樣的表演常常牽動着全寨人的心。農民們正是以這種古老的戲劇演出形式寄托着美好的心願，一輩人又一輩人地傳下去。



地戲演出前的開箱儀式。地戲樂隊僅有一鑼一鼓。

演員佩戴的荷包扇袋。



《說岳》



《楊家將》



《掃收場》



《三國演義》



演到熱烈處時場上煙霧騰騰。



《三國演義》



眾武將



《五虎平川》

地戲與 地戲臉子 藝人

安順地戲臉子應該說起于明代，但現在明代的臉子已極難見到，祇有三百多面清代臉子被四鄉農民保留下來。可以考查的清代藝人有齊二、胡五公、二窩老者、羅建章、吳少懷等人。齊二與胡五公最為著名，胡五公與二窩老者所傳的胡氏家族以及向胡氏學藝的民間藝人，目前尚有二十幾位，主要有胡少南、胡濟先、秦朝安、胡永發、胡永輝、胡永其、周祖本、金國華等，現在安順農村的大部分臉子都是他們和他們弟子的作品。已故藝人黃炳榮以其深厚的傳統風格自成體系，他的兒子王樹清（黃炳榮原姓王）、徒弟童發周等人在安順亦小有名氣。羅建章的後人宋姓羅、羅志慧兄弟及他們的子侄羅景學、羅景陽等人，得齊二神髓，造型生動，神采飛揚。吳杰明、吳華明兄弟及吳華明之子楊正君，又得吳少懷家傳，刀法粗獷，造型敦厚，別具一格。其他一些并未有師承關係的民間藝人如封忠良、關文鐸等多係“偷師學藝”，却能博采衆長，作品別出新意。但是，由于商品社會的無情衝擊，安順地戲臉子雖代有傳人，却已難看到再度興旺的勢頭，不少年輕藝人為迎合旅游產品需要，將地戲臉子衍變為大型“傩面具”，使其失去了原有的古樸面貌而減弱了它的文化底蘊。



黃炳榮和他的兒子王樹清。



周官屯的雕刻藝人們。



地戲老演員和地戲臉子。

尋訪胡永發

欲尋訪地戲臉子藝人，便有人指點去周官屯。周官屯是目前安順地戲臉子雕刻藝人最集中的村子。全村不到200戶人家，約有三四十戶人家做地戲臉子，如加上做創新“攤面具”的人家，至少有100餘戶。當地人說：祇要有兒子，就會雕臉子。周官屯的藝人多為胡五公、二窩老者的後代，作品具有濃厚的傳統風味，其中的胡永發一家，是村裏有名的刻臉子專業戶，又會演地戲。於是，我們的尋訪對象就是胡永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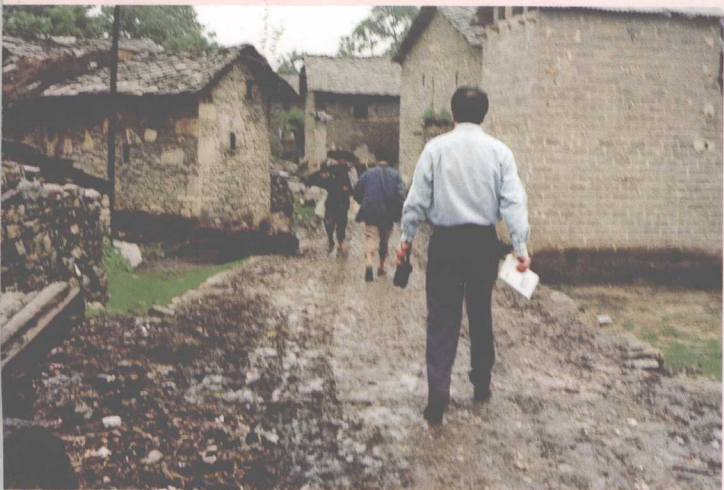
去時正是農忙時節，胡永發正背着犁準備下田，見我們遠道而來，扔下農具便領我們進了他的屋。



地戲臉子之鄉——安順劉官鄉周官屯。



採訪者問：“大嫂，我們想找胡永發。”



“那不是嗎？你看！前面那個背犁的。”採訪者朝背犁人走去。



“請問您是胡永發嗎？”“麼事？”



“我們是專門來採訪您的！”“好吧，我打轉吧！”



胡永發放下犁後，我們一同朝他家走去。

尋訪胡永發

胡永發，劉官鄉周官村2隊人，今年56歲，30歲時跟胡五公、秦朝安學刻臉子，由于他生性聰穎，頗得名師真傳。目前，他和62歲的胡永輝是全村人中臉子刻得最好的。胡永輝長他幾歲已顯老態，刻臉子有點力不從心，胡永發却能老當益壯，氣力不減當年。

胡永發生有四兒兩女，家境十分清貧，為謀生計，曾給平壩金銀山雕木菩薩掙錢養家。他主要靠雕臉子為生。他的臉子是地道的傳統風格，刻得細，做得講究，一年最多能做100個左右。他頗為自信地說：蔡關、楊家橋都雕臉子，但不如我們這裏好。黃果樹（旅遊區）的臉子就是我們這兒拉去的。

胡永發帶有10多個徒弟。依據“傳男不傳女，傳內不傳外”的家訓，他的三個兒子、二個媳婦跟他學刻臉子。二個女兒出嫁作了人家的媳婦，自然也有學做臉子的可能。大兒子胡日貴，今年30歲，16歲開始學藝，目前已加入了做大型“儼面具”的行列。如此看來，胡永發的傳統臉子還能維係多少日子呢？



胡永發語錄

“做臉子，不要畫紙樣，就憑心裏想象。”

胡永發的家——劉官鄉周官村50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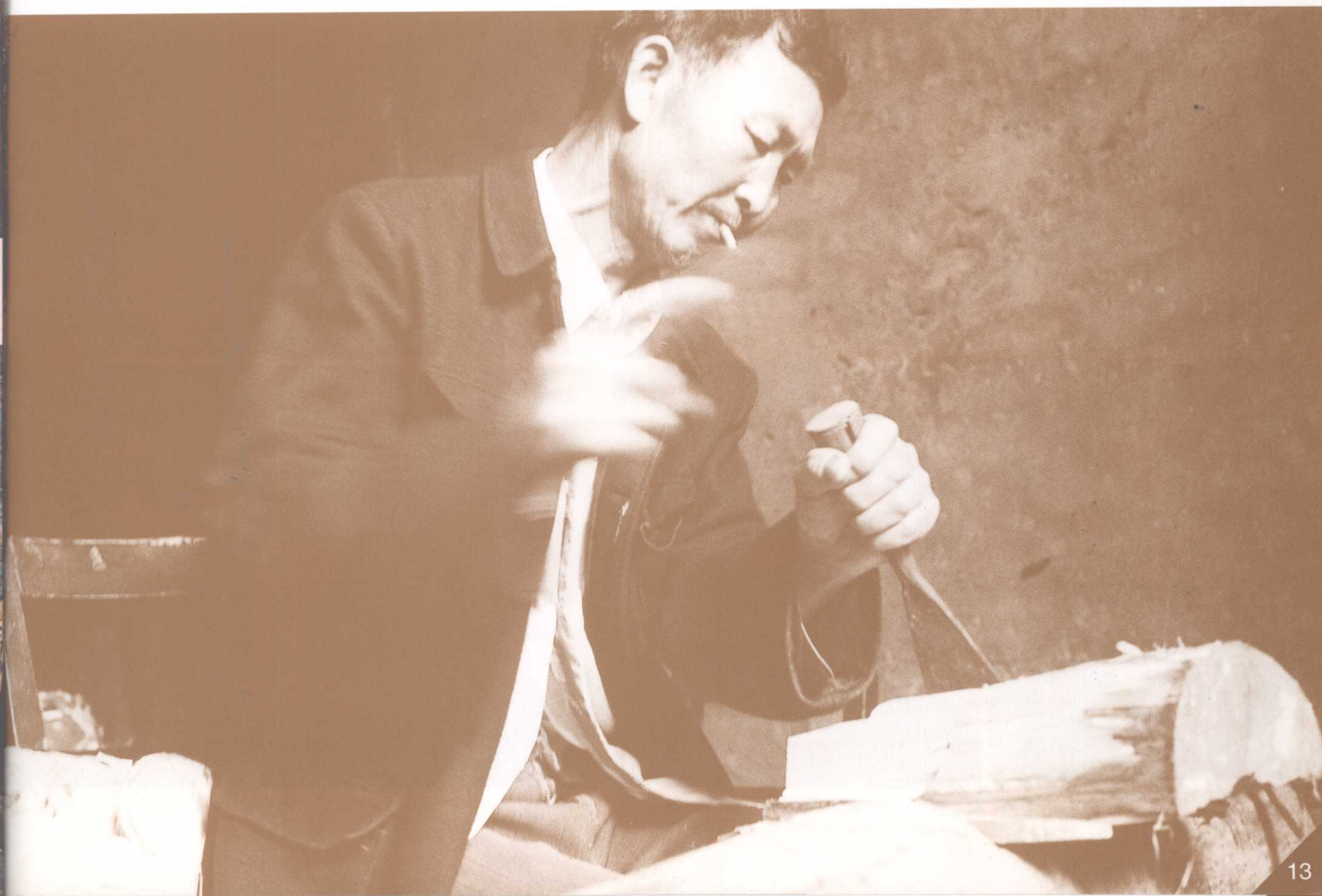
胡永發的妻子忙進忙出準備做午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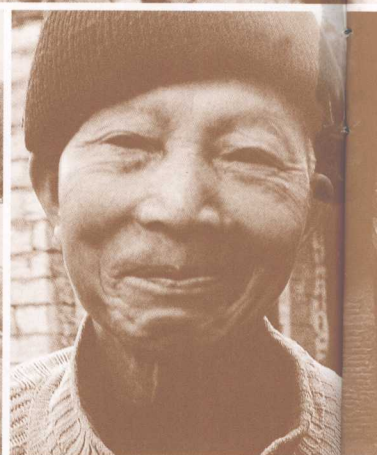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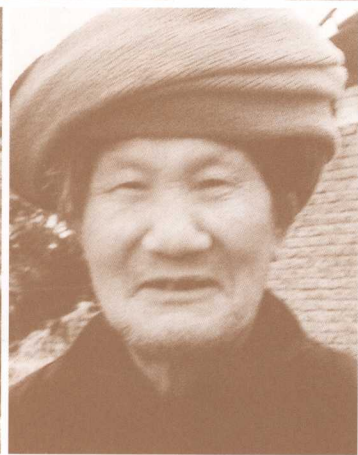




胡永發和他的兒子胡日貴是兩代刻臉子的能手。

胡永發是周官屯刻臉子刻得最好的。





周官屯的鄉民衆生相。